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龐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明皇曰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之樸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樸亦將棄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雱曰欲而動則離性離於性

卷之六
二十

則非正也已且未正安能正天下哉故唯

不欲而靜者能正己而物正也此爲道之

效而道亦喪於此故道終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德則無德下德之人適今於德而已無德之德則非至人所謂德也經曰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上德無爲

○

河曰謂法道安靜無所故爲也

而無以爲

明皇曰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爲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爲故云而無爲以此心迹俱無爲也○河曰言無名號

卷之六
二
零曰上德無爲然亦無所事爲而德自足也

河曰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

河曰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雱曰全德之人體道盡常德外無復餘物故無德名

下德不失德

河曰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

下德爲之

河曰言為教令施政事也

而有以爲

明皇曰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爲以功用彰著迹涉於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而有所以爲此心無爲而迹有爲也○河曰言以爲已取名號也○旁曰下德之人不修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爲而又勢當有爲也所謂上德者兼下德之事方其有爲同於下德然未嘗離乎上德也

上仁爲之

河曰上德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而無以爲

明皇曰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爲也河曰功成事立無以執爲○旁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爲之也然

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事於作故無以爲

上義爲之

河曰爲義以斷割也

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河曰動作以爲已殺人以成威賊下以自奉也○旁曰仁有不足乃經以義

上禮爲之

河曰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

而莫之應

河曰言禮甚盛實兼飾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

則攘臂而仍之

明皇曰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之故云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河曰言煩多撲之代非狂則悖忌禮於澆醨之日非愚

禮所以定上下別親疏審隆殺也種種分別得失始彰純誠已虧乃制其外外貌既嚴責望深矣雖名止邪之具茲實爭亂之端竊嘗原禮於物爲大於時當夏夏者萬物去本盛末之時觀四時之有夏則禮者非亦所不免也聖人之教時而已矣何常之有而歸本之言於學者爲要矣

故失道而後德

河曰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失德而後仁

河曰言德衰而仁愛見也

失仁而後義

河曰言仁衰而分義明也

失義而後禮

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忌禮於澆醨之日非愚

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
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
淳樸則上德之無為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

河曰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

而亂之首也

明皇曰制禮者為忠信兼薄而以禮為救
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云
乎哉○河曰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
以少邪亂日以生○旁曰太古之道降為
帝德帝德又降乃有王者王者始任禮以
治自王者之後天下之俗可見矣然則亂
首之言豈其妄歟

前識者道之華

河曰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
得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

明皇曰識者人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
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愚時實喪淳樸故
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

者則將矜其玉帛者其民詭如此之人性
其愚昧之始○河曰言前識之人愚闇之
倡始○旁曰智藏於賢人之德本華乃草
木之精發見於外者也雖足以美一時之
觀而華盛則本衰矣智者亦德性之精也

固當深藏於本而乃發露乎外以為前識
大事有常運至則應耳而奚以豫識其兆
為哉種種分別以示聰明世俗觀其有先
幾之明而聖人以為真愚者之始孔子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亦惡夫為華而已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河曰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

身於敦朴

不處其薄

河曰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

居其實

河曰處忠信也

不居其華

明皇曰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
聖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

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矣○河曰不
尚言也
故云彼取此

明皇與河注同○河曰去彼華薄取此厚
實○弼曰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
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
以盡德以無為用以無為用則莫不載也
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
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聖王雖大
以虛為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

○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主觀也故滅其私
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
其已而有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
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
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為不求而得
不為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

而得之為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
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為而成之必有
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為之
而有以為也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凡不

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
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
于無以爲極下德之量上仁是也是及於
無以爲而猶爲之馬爲之而無以爲故有
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

母而適其子功雖大馬必有不濟名雖美
馬僞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
乃爲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
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
能兼則有折正直而義理之者忿枉祐
直助彼功此物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
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售則有游飾修
又禮敬之者尚好修飾校責往來則不對
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
攘臂而仍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

○以無爲用則德其母故能已不勞焉而物
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
而貴飾故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
篤通簡不暢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
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
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
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
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得其情姦巧
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
治嚴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
爲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
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
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
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

猶各有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爲
載地不能爲覆人不能爲瞻萬物雖貴以
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不能捨無以
爲體也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

則仁失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
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
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
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
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
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
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
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
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
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
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
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
足處也○齊曰自拔於常流之中而思比
德於至聖非真大丈夫孰能如此

昔之得一者

明皇曰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
在物爲一故謂之一爾○河曰昔往也一
無爲道之子也○弼曰昔始也一數之始
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

物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一以居成居

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竭蹙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河曰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搖動

神得一以靈

河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霧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河曰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霧

○曰一之為一無平不徧故谷虛而能應者

一存乎中也

萬物得一以生

河曰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卷六 河曰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

其致之一也

明皇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

用失則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

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河曰致誠

也謂下五事也○弼曰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真盈生○霧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

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惟一可以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為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

爲德常在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河曰言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可

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弼

曰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

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爲功之母不可

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河曰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

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

神無以靈將恐歇

河曰言神當有王相因死休廢不可但欲

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爲神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河曰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

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河曰言萬物當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

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

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歷

明皇曰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誠云天無

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

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

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蹙矣聖

教垂代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

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耳故下文云

河曰言侯王當屈已以下人汲汲求賢不

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蹙失其位也○

霧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詞不

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爲之本

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神離

或形其理無二也一本無爲貞而三字

故貴以賤爲本

河曰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

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

高以下爲基

明皇曰侯王貴高兆民非下爲國者以人
爲本基當勞謙以衆之令樂其愷悌之化
不有離散○河曰言必欲尊貴富以下爲
本基由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

必傾危○卷六零曰水於五行其數爲一而趨
下不爭乃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
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
精則神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一本作穀○河曰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
能如車輶爲衆輶所湊

此其以賤爲本邪

河曰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

以賤爲本乎以曉人

非乎

明皇曰孤寡不穀則凡情所惡侯王自稱
以謙爲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爲本爾○河
曰嗟歎之辭○零曰一於數至少而爲萬
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貴也

故致數譽無譽

御本作數與無與弼本作數譽無譽○明
皇曰數與則無與輪轅爲與本數貴則無
貴賤下爲貴本元爲與本當存元以定與
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

爲本故致此數與之談也○河曰致就也
言人就車數之爲輶爲輪爲轂爲衡爲曰
尊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
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零曰知一者
以賤爲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而貴亦
不得而賤苟爲已而數致稱譽宜真譽乎
一本譽作與非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明皇曰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大○
河曰琭琭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

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
人所賤當處其中也○弼曰清不能爲清
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
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
乃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譽乃

無譽也玉石琭琭落落體盡於形故不欲

也○零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
所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真一矣故
玉琭琭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
已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

執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
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
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
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
綱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
則幾於道者是也上篇序德經之大旨次
以此篇則論德之者亦猶終以小國寡民
而更有信言不美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明皇曰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
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
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河曰反本也本
者道之所以動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
弼曰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

用此其反也動皆之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零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弱者道之用

明皇曰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

弱雌靜者是聖人之處實處實者是道之

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河曰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弼曰柔弱同通不

可窮極○零曰道之用無所不克可謂健矣而獨健不能自健必以弱爲之本此相生之情故下文原其本以明之

天下之物生於有

一本作萬物○河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

卷六

明皇曰夫實之於權由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冲

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河曰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

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弼曰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零曰無以生有有復爲無反復相生萬物一致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明皇曰了悟故勤行○河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弼曰有志也○零曰

士學者也故尚志無志則終不可以語道矣

○生之情故下文原其本以明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明皇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河曰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亡之也○零曰人聞夫子之道而悅者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明皇曰迷而不信故笑○河曰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

鄙陋故大笑之○零曰道大故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如下文所云豈流俗能觀乎

不笑不足以爲道

明皇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

道○河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爲道

零曰不然有體以投世俗耳目者豈道也哉

故建言有之

明皇曰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河曰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弼曰建由立也

明道若昧

河曰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弼曰光而不耀○零曰大明若晦察察於美惡而有其明非明乎道也

夷道若類

明皇曰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河曰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

弼曰類坤也大東之道因物之性不執乎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坤也○零曰莊子曰以不平平其平也已

進道若退

河曰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弼曰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零曰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故進道當因時任理以直養之不可躁於有成故若退也彼揠苗者異乎此矣

上德若谷

明皇曰虛訟而容物○河曰上德之人若

深谷不恥垢濁也○弼曰不德其德無所懷也○零曰上德不德而其用不窮蒼虛而能應者也

大白若辱

明皇曰純潔而含垢○河曰夫潔白之人

若汚辱不自彰顯○弼曰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零曰知其白守其黑孔子曰涅而不淄涅故似辱

廣德若不足

明皇曰大成而執謙○河曰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弼曰廣德不盈霏然無形不可滿也○零曰塊然有餘者宜廣德哉

建德若偷

明皇曰立功而不衒○河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弼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零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宜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隣者其建大莊

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質真若渝

明皇曰淳一而和光○河曰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弼曰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零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萬變從俗而其真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漢陰文人子予以真爲已任而別乎世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爲假修

之謂乎

渾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大方無隅

明皇曰不小立圭角○河曰大方正之人無妄曲廉隅○弼曰方而不割故無隅也零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明皇曰且無近功○河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弼曰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零曰帝王之功不如霸者之速効

大音希聲

明皇曰不飾小說○河曰大音猶雷霆待

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零曰道盈於無外而其體常寂諸物不能感觸其聲常聲而世莫得聞也莊子曰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希聲之謂乎

大象無形

明皇曰故能應萬類○河曰大法象之人

質朴無形容○弼曰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零曰能賦萬物之形而其體廓然不可得而有此道之全體由其有物故曰大象道隱無名

明皇曰功用不彰無名氏也○河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零曰自希聲而下皆道之大全所由言者異故曰大音也大象也能體大音大象以爲道則其造至矣夫唯道之至思慮之所不及在有之爲實

在無也爲空處處皆然無乎不在故欲爲之名而不可狀無名之中常有此物欲見而不得故曰隱也

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皇曰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冲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河曰成就起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弼曰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

明皇曰功用不彰無名氏也○河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零曰自希聲而下皆道之大全所由言者異故曰大音也大象也能體大音大象以爲道則其造至矣夫唯道之至思慮之所不及在有之爲實在無也爲空處處皆然無乎不在故欲爲之名而不可狀無名之中常有此物欲見而不得故曰隱也

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異於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是伯夷之隘也則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後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爲徒而可以爲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本近僞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故次之以質真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爲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三生萬物

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零曰道能供萬物之求而成就之然物之所得復歸其本故道雖贍足萬物而吾未嘗費貸之爲言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還者也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覩者不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於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

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異於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是伯夷之隘也則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後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爲徒而可以爲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本近僨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故次之以質真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爲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三生萬物

明皇曰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

成故云三生萬物○河曰天地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零曰道兼陰陽有陰有陽有陰陽之中此三物者始應一二三之數而物之類莫不由此以出入故其情與形至纖至悉而考其法象咸類是矣知此者是知萬物之本也知其本則其於末也何有至人所用居今日而知萬世之後者或在是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

沖氣以爲和

明皇曰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負抱陰陽含養沖氣以爲柔和也○河曰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有藏骨卷六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二十二故得久生也○零曰由之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觀吾之形則其法見矣陰陽適中乃和凡此以明物皆係陰陽之屬爲數所定當與之消息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明皇曰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爲本而沖氣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爲本故也○河曰孤寡不穀者不神之名而王公以爲稱

者處謙卑法虛空和柔○零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情也故高則傾窪則盈侯王居極尊之位其勢至危故取人之所惡自名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適盈虛之時順消息之理常以謙沖自牧

豈或強亢致蓄者乎

人之所教

河曰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

亦我義教之

河曰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

以吾此柔弱非虛之義以教之○河曰言

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弼曰

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

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

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明皇曰強梁之人動與物元求益而損物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主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

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

不得其死者爲天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吾將以爲教父

明皇曰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父也○河曰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弼曰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即吉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爲教父也○零曰識陰陽之情則物物有理皆可以師強梁。殞身物之至惡苟識理者覩之足以鑒消息之理以爲教父不亦宜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明皇曰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爲天下之至堅矣○河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弼曰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零曰聖人所以執柔而

御羣剛觀於物則水是也
無有入於無間

河曰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也○零曰有纖物則動爲室閨安能入無間乎觀於境則至虛是也此聖人所以體無而應羣有

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明皇曰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

有無間者道性清靜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

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靜則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之有益耳○河曰吾見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於人也○弼

身與貨孰多

明皇曰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

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河曰

財多則害身也○弼曰貪貨無厭其身必少○零曰莊子云足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余嘗有言內外兩境雖真僞不侔貴賤懸絕而常更相爲輕重不可不察者

有益萬民不勞煩也
天下希及之

明皇曰言天下衆教少能反之者○河曰天下謂人主也希能及道無爲之治身治國也○零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不可以象告不可以言傳唯體無盡道者足以知之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明皇曰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河曰名遠則身退也○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疏

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河曰

財多則害身也○弼曰貪貨無厭其身必少○零曰莊子云足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余嘗有言內外兩境雖真僞不侔貴賤懸絕而常更相爲輕重不可不察者

也失性之人忘其不質之有而貪逐外物
矜攬無窮自以為得而不知所取者塵穢

臭腐非可已畜之物而所耗失沉陷者乃
吾之所以為我者也其為親疎多寡之計

亦已愚甚可不哀乎蓋知無待於外而唯
內之務始可與語道故顏子之賢而孔子

之所稱乃在平樂陋巷之簞瓢然則君子
之所養蓋可知矣今之士非乏聰明之資

而志徇其外外重而內輕察其天機已在
肝膈之上面目之間去本遠矣而猶欲語

古人之至論則亦見其勞而無功也觀老
子此言若將無謂而乃學者之至戒脩身

之要務故余因廣其意而詳說之
得與亡孰病

明皇曰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河曰好得利則病於行也唐大二十一弼曰得多利

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唐大二十一零曰得則有有
有所不足有而疲神耗精以守之其病大
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

河曰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
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多藏必厚亡

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財
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弼曰甚愛不與
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
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零曰此必至
之理而世俗之所未悟

知足不辱

河曰知足之人給利去欲不辱於身○零

曰我貴在我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河曰知可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
於耳目則身不危殆也○零曰無求於外
故常安也

可以長久

明皇曰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
無辱殆故可長久○河曰人能知止足則
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
故可長久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